李爲霖曰晏子兩對和而中理宜其得君之專

王鳳洲曰說灵山河伯文

體爲人臣者毋得擐鱗以逢主怒可也

○旱雨對　晏子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

法脫換轉九手也

陳白沙曰此救旱之首務

鄒東廓曰此與孟子好貨好色同民章一意

茅鹿門曰此已飢已寒之

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時雨雪三日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

芳躅也

勞令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名其言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李西涯曰此卽大戒出舍典發補助之往事也篇中法言巽語可爲萬世法

（）彈諫　說苑　青黎子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

廖安止曰諫疏中只用一喻竟不露本意而彼此了然開悟佳甚

張公実曰螳螂蟬雀叙得屈曲有情

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李為霖曰諫疏中簡而最正婉而最切是善於悟君者也

李蒿霖曰以畏信樂為下一步翻一步深得諫諍本旨

唐冠南曰歷舉前代見畏信不足發動人君于樂之之意更顯

〇臧僖伯諫觀魚　東萊子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輒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邪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木而不能已景

李子實曰入
本條李隨應
前戒之以禍
喻之以理

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之而未嘗以心悟之邪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謂敬宗憲宗則吾說窮矣謂張權輿韓愈言不入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謂魯莊公周景王則吾說窮矣謂曹劌伶州鳩之言不行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詎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于觀水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

吳翀泉曰按止之對字說吾道樂在內觀魚之樂在外

辛與翁曰收又見樂之入

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爲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睟於面盎于背暢于四支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横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眞樂況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游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爲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爲而未知其不足爲也惟釋然心悟然

後知其不足爲雖勸之亦不肯爲矣

王陽明曰以禍理心三字爲經以畏信樂三字爲緯謂進諫之道戒之以禍而使之畏喻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心而使之樂也

吳獻臣同好音二字有來

○好音　郁離子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鴟鶚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

洪宣之曰讒說著入

洪宣之曰喜諛言而惡直言不祥之甚者也

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開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巳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巳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者乎

之虞而烏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君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李爲霖曰文簡而意暢達轉結處尤多姿態

諷喻類

〇惜誦九章　王虚子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此皆指天自誓之詞

事君可原[illegible]神明不[illegible][illegible]邪所敢逞[illegible]不可撤棄[illegible]饕善自蒙[illegible]已

罷[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其[illegible]用[illegible]依無[illegible][illegible]其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盡忠以事君反爲不盡忠者所擯棄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言人臣之言行旣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匿而人君日以其身親與之接宜其最能察夫忠邪之辨益其所以驗之不在于遠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它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它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

門但知人心以事君不懷貳以求寵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咍啁笑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紛亂貌謇論也心鬱邑不侘傺侘傺音姹嵗失志貌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怕兮願陳志而無路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茂之忳忳忳徒昆反申重問瞀者亂也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

而心若迷惑不知其所從入之門

虞對山曰言欲使己去鄭而從俗猶否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

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杭方兩舟並濟也厲神殤鬼也夢登天而無船者其占為勞極無輔助也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終危獨以離異果如始者占夢者之言也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其明暗賢否有所遇不同也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衆人見已所為皆驚駭遑遽以離心則不與已為侶者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

徐廷[?]曰上則矯弋下則張罘欲儃佪則患患欲高遠則無若奚適而可哉

李[?]齋曰悽[?]微記

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布開闢傷害君之所惡以惑君意使人憂懼雖欲側身以避之而恐無其處也尤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儃佪不進貌干傺謂求往也重增益也離遭也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通兮心鬱結而紆軫橫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膺胷牉半分也通上章三者皆不可爲則皆胷一體而中分

之其交爲痛楚有不可言者矣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擣春矯揉糳精細米播種也乾飯屑也春日新蔬未可食即且以此爲糗而又不忘其芳香言不變其素守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質猶交質之質撟舉也媚愛也謂所愛也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也曾重也曾思所以慮也遠身所以避害

楊升菴曰此章無端杳思妙不可言非不能言知言之無以加也

李爲霖曰此篇讀之則悽風楚雨相逼而來

李為霖曰屈原南渡不思其君聽讒誤國戀戀故都其詞悲婉懇深而忠若愛國之心溢于言表

不覺粟生肌上

○哀郢　王虛子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扛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屈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歎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扛協民居使之當此和樂衣時而遭離散之苦也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朝吾以行軫痛也甲日也鼂旦也原自言其以甲日鼂旦而行也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齊揚同舉也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巳之戀戀于君也望長楸

袁元峰曰言己乘船[illegible]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詰詘而不可釋也

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夏首夏水口也溪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是都南關門回望而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矣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隻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眇猶遠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陽矦陽國之矦溺死于水其神能為大波氾濫波貌絓懸也蹇產詰曲貌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

亦中文曰此見[illegible]往用後使國將危亡也

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此州未過夏浦也以[illegible]背之而回首西鄉以思郢也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水中高者曰墳平樂地寬博而人富饒也介間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當陵陽之焉至兮淼眇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荒淼混漾無涯也于是始南渡六江矣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燕檄也言懷王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為丘墟又不知而東門亦先王所設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于荒廢耶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憂憂相接繼續無已也

知佞人殆
一言以相發
明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
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綽約兮諶荏
稔弱而難持忠諶諶沉沉而願進兮妬被披離而
鄣之諶誠荏弱被離衆盛貌鄣壅也言小人外爲諛訊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識使人
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見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彼堯舜
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
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
慨衆踥薛蹀牒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君子之慍
惀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唯明者能
察之踥蹀行貌亦謂讒佞之人日進于前使人

馮琢菴曰屈子之詞每以集其罪自數其狂之之用心哉

美而好之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亡之曼遠意鳥思舊巢首丘以首枕丘不忘其所自生也

楊升菴曰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諂愚見若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悲回風

王虛子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回風旋轉之風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

實先爲之倡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矣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苴枯艸葺整治也言秋冬向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已枯矣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佳人原自謂都美也統世謂先世之書統紀傳世也自貺謂已得續其官職也相羊浮遊之貌因自言其志之高遠而遂賦詩以明之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

芳椒以自處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持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吉酉反思心以爲纕壤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糺戾之編結也言欲日晦而隨俗也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髣髴謂形似也蓋指君而言衽裳際也歲曶曶忽其若頹兮昔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

兮若已歇而不比時謂衰者之期節離革拈則節處斷落也北北落也憐
思之心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
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也聊頼孤子唫吟而抆
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
之所聞也隱痛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
入景影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省想聞見所不
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
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繚轉自締
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

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爲像也不可爲如言疾不可爲之意也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縹微細翩疾飛冥冥遠去流猶隨也淩波去流猶隨也咸又自沈之意也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峭峻標杪顛頂攄舒捫撫湛厚也漱蕩口也風穴風從地出之處也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大率悲感流連之意馮崑崙以瞰

霧兮隱岐山以淸江憚悀湍之礚礚古蓋反兮聽波聲之洶洶憑據也瞰霧去其昏亂之氣隱依也淸江去其濁穢之流礚礚水石聲洶洶風水聲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容容紛亂之貌軋領壓之貌言巳心煩亂無復經紀欲進則無所從欲退則無所止也漂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決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上三句反覆不定之意叛繚散之貌言其憂心雖不能自定而其張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煙液者火氣鬱而爲煙煙所著又凝而爲

彭彥實曰言巳欲隨衆容容則無經緯于人世

李于鱗曰一云秦楚嘗盟于黃棘從懷王再會武關[illegible]

液也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為策旣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也

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悐他的反悐悐憂懼貌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為二子之明志而無它適往昔所冀謂猶欲有為于時來者悐悐謂將赴六而死也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于河

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

張冏田曰般爲蒙天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趨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般說止之

兮思蹇產而不釋任負也石或謂百二十斤也任石卽懷沙也

王鳳洲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托遊天地之間以洩憤懣終沉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止楚師　尸子

公輸般爲楚設機機械也雲梯之屬索隱云械者飛梯將以攻宋墨子名翟聞之百舍重繭百里一食足胝起如繭往見公輸般問之曰吾自宋聞子聞其善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之梯

高上

七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于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疾猶癖也）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爾雅鮒鰿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

張賓王曰天地間乃有此等文字鳳洲謂其人巧擅天工信非虛也

荆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王使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李爲霖曰立喻簡便不煩聽者易于引服耳若贅言煩詞未有不隱几而卧者

○說難　　韓非子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于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己無相時之心而濶遠事情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

崔贅菴曰按如齊桓公伐蔡姬乃其所以爲也

左穫山曰身危六節曲盡人情深入世故

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

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

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已之心泄于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于己周給之澤未有深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王危身之道也

貴人有過

余聞諸虎曰彼[illegible]所說者其心有所是[illegible]猶爲蹤吉[illegible]物以微其[illegible]故以顯有[illegible]此章乃作以爲也

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以不討而與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聽彼則以爲薦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爲短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謂爲藉君之所愛以爲已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爲試已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

羅整菴曰此說之難不可不知句承上文語皆應文法

孫月峯曰上皆陳說下乃是術妙論

辨則以爲多而交之米鹽之爲物積群萃以成斗斛謂博明細推之物則謂巳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畧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巳怯懦而有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

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意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

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適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

有所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于我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聯其智

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善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微言成此美名于私有則利其人必

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説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汚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

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于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于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割斷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直指言無所廻道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

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伶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于晉而爲戮于秦也此不可察晉人謫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即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

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于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于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孫月峰曰奇古精峭章法句字無亦不妙

李為霖曰韓子說難篇曲盡變幻然引喻立意詭譎詐偽伺人容悅者也豈君子道同德合進退得宜之謂故以詭遇卒以詭敗其不免於李斯之讒宜矣

○諷諫　　波弄子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薦七士于齊宣王也）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

李為霖曰淳[illegible]

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二艸山生而欲求之于水也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皐黍負黍與梁父皆東地也梁父之陰梁父在泰山山北曰陰睪黍梁父皆山名也則郄車而載耳郄卻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疇類也耕治之田禾所聚也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挹酌也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夫燧鑒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代魏淳于髡為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

五兎極于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音皮）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勞敝）敝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髠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馬馬四匹為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髠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讐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與國讐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兵

（伐之）劳而名醜而實危（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詞也）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評箋敘曰顏[illegible]子[illegible]所[illegible]御[illegible]見[illegible]況于東野畢盡[illegible]之力而不[illegible]敗乎

王鳳洲曰此篇凡三段逐段自爲照應逐段必爲設喻遊戲恢諧從容暇裕使人聞之而意消聽之而氣阻其滑稽之祖乎

○御馬　封龍子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輙駕召顏淵顏

孫浚貞曰東野畢御馬如梁君使民欲不佚滑乎

淵至定公曰卿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

知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李為霖曰顏子以政知馬佚善于悟君矣其詞溫粹足占所養

○自悲　吉雲子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慚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

愁好問曰衡仰天人悲歎

自適然一句一回腸一字一躊躕

李爲霖曰讒人害俗賢士夫爲可痛哭流涕者也再陵悵悵刺人心肺

而不間兮心沸熱其若湯氷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余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子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親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淩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若衆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沾襟厭白

玉以爲面兮懷琬琰以爲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間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爲旌駕青龍以馳鶩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原離羣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入維以自道兮

莊定山曰一片一段長示

合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芳構桂木而爲室雜橘柚以爲囿兮列辛夷與椒楨鶤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李爲霖曰詞麗而華氣逸而韻如琵琶洞簫縷縷不絶于悒動人不堪再讀

○漁獻　新亭　青黎子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

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于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之小澤則必有繳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令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則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

陳子淵曰漁者乃陳王選如此

宗方城曰二句對君甚危自處甚適

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無漁所

李爲霖曰辭君賜而願有所獻則見不凡矣及致陳辭婉中至敬社稷一段皆王道大經其結處又溫而厲冷而韻其翩翩濁世之隱君子哉

○琴諷　新論　荆山子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

此一篇未……

李爲霖曰……如畫

今貧擯歷竆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眞逢讒羅謗結怨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絶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窟穴爲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

吳東巖曰此戰國時風俗亦孟嘗君所尚

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道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寒暑更進

李爲霖曰寫雍門周光景宛然

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交睫而君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常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李爲霖曰人與花晨月夕之際清歌妙舞之時當之者悲喜交異但以所處之境界何

洪宣之曰徵君詞氣凜然

如耳雍門之論甚確

○君賜　　　　愼陽子

魯王以鹿羹餽徵君徵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登辭一謝乎徵君曰子知羹之爲重而惡知有重於羹者哉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

余一之曰孔生大善說詞

[illegible]曰朋[illegible]

寡人餽以鹿羮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爲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毋以爲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深恙乎對曰臭王之羮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羮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爲鼎以仁義爲羮其馨香足以薦之

洪宣之曰忠言當藥石

上帝達之祖考烝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為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羹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沛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爨也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乎魯王嘆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謂矣

李為霖曰紹祖可謂不辱師命者也及至問荅處因事納忠啟牖人君其賢于孟仲子公孫丑多多矣